



萌恋



午时茶
WUSHICHA
著

男主

他背景很深——
“我爹是武林盟主！”

女主

她来头很大——
“武林盟主一家都是我手下败将！”

萌文史上最槽点最多的冤家情侣
总编笑得合不拢嘴
男主气得合不拢腿

畅销杂志《萌出没》

开启6期强档连载模式【我们没有被胁迫!!!】

大鱼天才编辑团 AAA 级推荐 唱征服

【你们才是笑点低!!!】



当深背景遭遇大来头——你就等着笑咯！

茶恋药

午时茶
WUSHICHA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养患为萌 / 午时茶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511-2068-5

I. ①养… II. ①午…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89399号

书 名: 养患为萌

著 者: 午时茶

策 划: 张采鑫

责任编辑: 郝卫国

特约编辑: 刘砾遥

美术编辑: 许宝坤

责任校对: 齐 欣

封面设计: 刘 艳

内文设计: 曾 珠

内文插图: 浆糊海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5/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72千字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2068-5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楔子	母登徒子×热乎兜肚	001
第一回	武林高手×肉搏大战	007
第二回	袒胸露背×人家害羞	015
第三回	型男登场×美人计成	025
第四回	以身误导×恩人暴走	033
第五回	你大爷的×一件丧衣	045
第六回	美人试琴×看上你了	053
第七回	公子俊俏×暴力求医	061
第八回	聊聊人身×去你大爷	071
第九回	哎哟我晕×生死盘发	081
第十回	花容失色×占他便宜	091
第十一回	师姐驾到×一条丧裤	099
第十二回	忠犬小青×坠落断崖	111
第十三回	放规矩点×人皮面具	121
第十四回	对你负责×被告白了	131



目录

第十五回	不亲算了×真相浮出	145
第十六回	一死得蹊跷×身世之谜	159
第十七回	前尘往事×广发喜帖	169
第十八回	原来是他×颠揉造作	199
第十九回	公开反水×青出于蓝	189
第二十回	不必如此×天作之合	203
第二十一回	相公抱抱×又见朝廷	213
第二十二回	你来干吗×我不嫁了	225
第二十三回	心理安慰×取蛊失败	239
第二十四回	悄悄潜入×以命抵命	251
第二十五回	自生自灭×让她睡吧	263
番外一	北堂怨夫记	269
番外二	萌物初养成	271
番外三	洒下一路不太美好的美好	275
番外四	他爱的和爱他的	279



楔子

母登徒子×热乎兜肚

叶黎翻窗进这间屋子的时候，屋内红烛两盏照着一双人，浓郁的酒香扑鼻而来，熏得她身子晃了几晃。

显然叶黎的突然出现让这二人受到了惊吓，原本窝在男人怀中的女子尖叫一声，从他怀中跳了出来。叶黎瞧着两人衣衫不整，捂脸的捂脸，抱胸的抱胸。

“二位别紧张……”叶黎一边安抚他们一边悄悄走近，“千万别紧张，我不是什么好人。”

闻听此话，女子红唇一张，欲大声尖叫。

叶黎上前反手一劈。

“你你……”男子指着叶黎的手颤抖不已，“我……我可是七……七行堡少主，你要……要干什么？”

“喊——”叶黎一脸嫌恶地看着眼前这个油头粉面、肥肉横生的男人，七行堡少主不仅胖成个菜墩子，居然还是个结巴！“你给我上床上趴着去！”

一听这话，男人双手抱胸，音带哭腔：“你要对我做什么？”一副“你别过来，过来我就死给你看”的良家妇男要遭蹂躏的模样。

叶黎抚额：“死胖子！”不再同他啰唆，叶黎一脚将他踢到床上。

他哭喊：“你就算得到我的身也得不到我的心！”

“闭嘴！”叶黎补上两脚，踹在他肥头大耳的脸上，“叫你不听话！你再说一句试试？”她肚子饿的时候，最容易暴躁，这时候她可是没有道德底线的。

哪料到这个七行堡少主这么不禁踹，竟两眼一翻晕了过去。

叶黎也不管他，将地上晕死过去的女人也一并扔到床上，替他们盖好被子，让他们相拥而卧，呈现出一幅再正常不过的“你爱我我爱你”的夫妻睡眠图。

叶黎舒了一口气，吹灭蜡烛，蹲下身子，就地一滚，滚到了床底下。

没错，是床底下！



抱着刚刚从床上顺来的软枕，叶黎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困得两眼泪汪汪。她已经整整三天没睡觉了，北堂宇那浑蛋不知吃了什么神丹，居然死追了她三天还不罢休。

如果这次他还能找到自己，那么她该考虑要不要打劫一个狗舍，钻狗窝里躲着。

强打精神竖着耳朵听了一会儿，屋里似乎并没有什么动静。果然花楼里就是安全，北堂宇大概也想不到她能躲到花楼房间的床底下吧。叶黎窃窃自喜。

就是窝囊了点儿！

遥想三日前，叶黎着一身清爽男装，入座郾城最好的酒楼，听着缠绵的小曲儿，品着上好的竹叶青，临窗看着外面纷扰街市，好不惬意。

叶歌不知又从哪个脂粉楼里跑来，衣襟处的胭脂若隐若现。他挨着叶黎坐下，抢过她手中的酒一饮而尽，然后将叶黎打量一番，拱过头来笑道：“姐，你又穿我的衣服招摇过市？”

“那你也穿我的衣服好了。”叶黎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一手推开他的脑袋，他反而凑得更近。无奈，她只好撩起过长的衣摆，往旁边挪了挪位置。

要不是叶歌养的梨花昨日捉了只大耗子乐得跑到她衣柜里滚了一晚上，她也不至于穷到穿他的衣服。

原本只是叶黎一个人无聊，现在两个人一起无聊。然后叶歌不知抽了哪根筋，偏要同她打赌，输的人去偷人家姑娘的兜肚。

他说：“姐，这次我就不让你了。”

叶黎嗤之以鼻。

结果她就输了。

所以她就偷了。

在梦里叶黎都在后悔。

睡意朦胧中，突觉一阵寒气袭身。叶黎搓搓手臂，伸出一只胳膊，向床上的被子摸去。

摸摸，没有！再摸摸，还没有！扩大范围摸摸，摸到了……一只入手冰凉、软硬适度的物体。

叶黎迷迷糊糊地捏了捏，然后瞬间清醒过来：那是一只手！

下一刻，那只手反手抓住她的手腕，猛力将她从床底拖出来。

叶黎当场就哭了：北堂宇，你属狗的吗？

屋中未掌蜡烛，借着窗外照进来的月光，叶黎看见北堂宇嘴角噙着得意之色，手上用力将她拉近拉远再拉近拉远，简单来说，就是拉着她晃了几晃。

然后叶黎便见有细小的、发光的碎末纷纷扬扬落了下来——原来是荧光粉。

叶黎难以置信地挠了挠头，竟在她那盘着男子发髻的脑袋上挠出一手这东西来。

可怜她脑袋上顶着这么多东西狂奔了三天居然都没有察觉？

太伤她作为一个高智商盗贼的自尊了！

叶黎心里委屈，嘴巴一撇，不管不顾地抱着北堂宇的腿就开始哀号：“大哥您行行好，让我睡一觉，就睡一个时辰也好。睡完了要杀要剐都随您，我想睡觉，让我睡觉啊——”

“一个大男人哭哭啼啼成什么样子！”北堂宇皱了皱眉，俯身抓着叶黎的衣服，将她拎起来，“走吧，跟我回凌云山庄！”

“我不要！”叶黎开始挣扎。虽然她的轻功与北堂宇不相上下，北堂宇的武功却是在她之上。若是平日里有暗器在身还能同他打个平手，如今她已弹尽粮绝，别说暗器了，她身上一个小石子都没有，仅有的几个铜板也被她用来买阳春面果腹了。这个样子被他带回凌云山庄，怕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了。

挣扎中，只听“嘶啦”一声，叶黎的衣服被北堂宇扯坏了。

同时叶黎终于挣开北堂宇的束缚，跳到离他两步远，背上一阵凉飕飕。

北堂宇望了一眼手里的衣服碎片，怔了一下，然后扔掉，向叶黎逼来。

叶黎一边后退一边哭丧着脸试图同北堂宇解释：“大哥我偷您家姑娘的兜肚是我不对，可是我已经十倍还给她了不是？难不成那些兜肚颜色她不喜欢？没事，不喜欢咱再买就是。您堂堂凌云山庄的大少爷，总不至于为了女人家家的兜肚追杀我到天涯海角不是？这说出去多让人笑话，您说是不是？”

从城里追到城外，从山下追到山上，从农舍追到花楼，难道真要她钻狗窝他才肯罢休吗？

此时叶黎那个悔啊，她千不该万不该同叶歌那小子打赌，千不该万不该去偷人家姑娘的兜肚。仗着女扮男装穿着叶歌的衣服，连面巾也没戴，大庭广众之下顺手就把人家姑娘身上还热乎的兜肚给扯了出来。尤为倒霉的是，人家姑娘是凌云山庄的宝贝大小姐北堂伊，往上有一个名扬武林的大哥北堂宇，再往上还有一个呼风唤雨的武林盟主的爹爹北堂牧，姑且先不说凌云山庄是江湖第一庄，随便一个扫地的家丁可能都深藏不露……

一句话总结：她娄子捅大了！

“我说大哥，我的话您听进去了吗？”已经无路可退，叶黎背抵木门，摸索着去找门闩，寻思着逃跑的概率有多大。

哪知北堂宇早就看出她的小动作，捉住她摸门闩的那只手，用力一捏。

“咯嘣”一声，叶黎低声呜咽：该死的，右手手腕脱臼了！

“别再想逃，否则另一只手也一样。”北堂宇将她拽回屋内，自己找了一个高椅坐了下来，倒也不担心叶黎会逃跑，悠然说道，“若不是那丫头被



你碰了身子，死活要你负责，早在我抓到你的那一次你就活不成了。”

叶黎苦着脸瞪他。

那日她偷了北堂伊的兜肚，满大街被人追杀。幸而她轻功好，将那些人甩了十里远。但有一个人，后来居上，在日落之前将她从藏身的木簋子里揪了出来。

那人就是北堂宇。

叶黎以为只是一件兜肚的事，便甩手扔了十余件兜肚给他。

北堂宇当时脸就黑了。

叶黎借他错愕的片刻，撒脚飞奔，于是就有了这三天疲于逃命的不堪回首的经历。

“到底要我负什么责？”赔了兜肚不算，还要她负责？难不成要她穿着兜肚也给北堂伊偷一回？

“就是要你娶她！”北堂宇轻哼一声，“便宜你小子了！”

仿若被一道灭顶大雷劈中，叶黎愣了半晌，才参透北堂宇话里的意思，随即不寒而栗，打了个哆嗦。

不说她一个女人怎么能娶另一个女人，就算她是男的，偷姑娘兜肚这种下流的事情，但凡是有点儿羞耻之心的人逮着她这种下流的人也是要一顿胖揍的。北堂伊这姑娘居然还要她负责，娶她！开玩笑，这姑娘脑袋被驴踢了吗？

“大哥您别开玩笑，您就纵容她嫁给我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下流齷齪的流氓？”叶黎极力贬低自己。

“你倒是挺有自知之明。”北堂宇低笑，“把你抓回去，若是伊儿仍坚持嫁给你，那我也无话可说；若是伊儿改变主意，那么……”

北堂宇稍一停顿，叶黎一哆嗦。

“哪只手碰了我妹妹，就把哪只手留在凌云山庄吧。”

叶黎泪奔，啥也不说了，将那只没有脱臼的左手举到胸前，视死如归地看着黑暗中面容模糊的北堂宇：“您瞧仔细了，我怎么可能娶您妹妹？”

言罢，闭着眼睛，落在胸前的手用力一扯，她那粉绿粉绿的小兜肚就这么抛头露面了。

许久，屋内不曾有一点儿声响。

叶黎慢慢睁开眼睛，北堂宇竟站在她面前，身子微弯，一张脸贴近她的胸，寸尺距离。

叶黎吓了一跳，刚要拢起衣服，却被他捉了手，无法使力。

北堂宇怒目圆睁：“好你个浑小子，偷女人的兜肚不算，居然还敢穿在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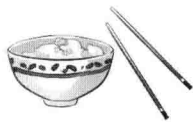
叶黎当即呕血，欲哭无泪：“大哥啊，大哥您瞧仔细了，我虽然平了点

儿但好歹也是母的好吗？”

“母的？你是女人！”一句疑问，一句惊讶，“你居然是女人！”
仿佛难以置信，北堂宇伸手，在她胸脯前戳了戳。
黑暗中随即响起了一记短促而响亮的耳光声！

“啪！”





第一回

武林高手×肉搏大战

“放我走吧？”语气卑微而渴望。

“……”

“您不说话我当您默认了啊？”略带希冀与雀跃。

“那我走了啊？”试探中带着小心与欢喜。

“叶姑娘，麻烦你消停一会儿。”一句话浇灭所有幻想。

客栈一间房，窗户未开，房门紧锁。清晨的阳光从糊着窗纸的缝隙中照进来，照到窝在墙角挂着俩黑眼圈一脸没出息的叶黎一只，和环臂立在门前表情凝重与纠结并存的北堂门神一枚。

细看那门神，身形挺拔如松修长如竹，肩宽腰瘦，一身月白长衣缀以暗纹，越发衬得身长玉立。再偷瞄一眼门神那脸，皮肤不似江湖游侠那般黑，不若文弱书生那样白，健康的肤色，配上星眉月眸、直鼻薄唇，竟是好看得很。当然，如果忽略右脸那红肿的五指印的话……

叶黎苦闷地藏起脑袋，不敢再看那位门神，心里自是十分后悔当时打了他一记耳光——下手太重，把好好的一张俊脸给糟蹋了。

都说女子视容貌为生命，但北堂宇作为一介男人，居然也对他这张俊脸在意至极。他以“脸上的红肿什么时候消退什么时候回凌云山庄”为由，将叶黎困在这间小小的客栈里。

显然叶黎对他如此看重容貌这一事颇为鄙弃：“又不是姑娘的命，怎么偏偏得了姑娘爱美的病！”

听到她的这番话，北堂宇十分好脾气地没有发火，只是将她脱臼的右手腕接上去再重新卸下来：“我一个凌云山庄少主，顶着女人打出的五指红印回去像话吗？”

叶黎疼得直跳脚：“不像话不像话，忒不像话了……”呜呜，叶歌那小子死哪里去了，快点儿来救她啊。

要不是她单枪匹马打不过他，她早就将他摁在地上拳打脚踢了。

于是叶黎第十一次试图同北堂宇沟通：“北堂少主，您一看也是明事理的人，为难我这一弱女子不能够啊。我碰了北堂姑娘的身子是我不对，但您



昨晚也碰了我的身子不是，您看这不是抵消了吗……”

北堂宇猛咳一声，耳根泛红：“无心之过！”

叶黎向北堂宇挪了几步，涎着脸继续说道：“我既为女子，北堂姑娘定然也不能再要求我娶她；我虽被您碰了身子，但我大人不计……哦不是，我小人不计您大人过，更无须您负责，您看您找个时间把我放了就成……”

北堂宇眉目一动，看向叶黎。

叶黎一看有戏，立即又往前凑了几步，笑得尤为谄媚：“再说您追得我三天没睡一个好觉、没吃一顿好饭，您再看看这手……”举起脱臼的手臂挥了挥，“我知道错了也接受惩罚了，您不能逮着我一直不放啊是不是？”说完满脸诚恳地看着北堂宇。

北堂宇低头看她，眉头似乎抽了抽：“不过是脱臼而已，凭你的能耐，怎么会接不上，莫要装可怜，没用！”

叶黎囧：被他看出来来了。

左手托住右手手腕一使力，叶黎闷哼一声，面容一紧很快重新舒展开来，哪有半分她被北堂宇捏着手腕跳脚的样子。

她自然没有看到北堂宇眼中一闪而过的诧异。

接好手腕，叶黎再次回归她奴颜婢膝的模样，又往前凑了凑，踮着脚拉近两人的距离，继续她的话痨攻势：“您看您是堂堂凌云山庄少庄主，仪表堂堂气概不凡颠倒众生，放眼望去迷死一大片纯情少女成熟少妇风韵大妈耄耋老奴，您跟我耗在这间屋里，传出去多难听啊，多损您形象啊，多让那些纯情少女成熟少妇风韵大妈耄耋老奴伤心啊，多……”

因她靠得太近，北堂宇低头便能看到她背后被撕掉衣服后留下的大洞，光洁白嫩的肌肤若隐若现，不由得喉间一干。

“又在胡说八道！”北堂宇猛地将叶黎推开，一张英俊美脸染上些许红晕，“你若累了，去床上躺着，休得在我这里费嘴皮子了！”

叶黎不防他竟会害羞，身子一个趔趄，向后摔去。

北堂宇身子一晃，晃到叶黎背后托住了她。谁知这一托，北堂宇的一只手，好巧不巧地落在她没了衣服遮挡的肌肤处。

叶黎双手扶住他的腰身，顺势一探，一个物体便滑进她的袖间。然后她扭头讨好地对他笑：“谢谢啊！”

如同被火烧了一般，北堂宇一转手将她扔到了床上，耳垂粉红：“别那么谄媚，我可不吃这一套！”

粗暴的男人！叶黎被他摔得龇牙咧嘴。这怎么能叫谄媚呢？这明明叫狗腿！

“北堂宇，你够了啊！好好跟你说话你听不进去，简单粗暴才对你口味是不是？老娘不跟你玩了！”叶黎从床上跳起来，随手抓了枕头冲他砸了过

去，“别以为你能困住我，把老娘逼急了，信不信老娘跟你拼个你死我活、鱼死网破！”

北堂宇轻易地避开飞来的枕头，稳了稳气息，睨着眼前这个暴躁的女人，嫌弃道：“你太聒噪了！”

叶黎干号：“我就聒噪我就聒噪我就聒……”

聒噪的女人声音戛然而止。

北堂宇满意地看着这个被他点了穴，不能说话、不能动弹、只能干瞪眼的女人：“安静点儿才像女人！”

你最像女人，你们全家都像女人！

叶黎身不能动，口不能言，只能眼睁睁地被北堂宇放倒身子，从地上捡起枕头连拍也未拍便塞到她的脖子下面，一点儿也不温柔地替她盖好被子掖好被角，然后立在床头，居高临下地俯视她。

“我并不是故意要为难你，只是伊儿闹得厉害，带你回去只是要你当面同她说清楚。更何况……”北堂宇稍稍语塞，隔着被子将她从头到尾打量了一番，嘴角勾起，“虽然你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儿像女人，但是确实是一个女人没错。之前说要留下你碰伊儿的那只手的话，权当我没说过，毕竟凌云山庄也不至于欺负一个女人。你莫要再闹，在这里睡上一觉，今天晚上我们便动身回凌云山庄。”

叶黎苦大仇深地斜眼瞪他，额角开始冒细汗。

“至于为什么要晚上赶路？”北堂宇抚上红肿未消的一侧脸颊，笑得阴险，“若是你肯自己打肿了脸在我面前挡着，我倒也不介意白天赶路。”

叶黎用力地闭上眼睛，复睁开，用尽全身的力气瞪他，鼻尖汗珠层布。

北堂宇微笑的脸在她面前放大，越笑越让叶黎觉得阴险，倏忽脖间有凉凉的感觉袭来。

“这是天蚕丝，防止你冲破穴道逃跑！”北堂宇低头认真打了一个结，“这是死扣，即使你冲开了穴道，最好也不要乱动。其实我也很困，若是因为你想逃跑而勒死了自己，记得挣扎的时候幅度小点儿，不要吵到我睡觉！”

叶黎顿觉凉意从脖间蔓延到头顶、脚尖，汗水来得更猛了。

北堂宇将天蚕丝的另一端系在自己的腕间，坐在离床边很近的木椅上，闭目休息。

叶黎的视线不及他的位置，只得转了转疲劳的眼珠，脸上糊着一层密密汗珠，撇着嘴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倒不是担心脖间的天蚕丝，而是……

大夏天的给她盖这么厚的被子，北堂宇你故意的！

到底是困极了，即使在身覆厚被大汗淋漓的条件下，叶黎还是香香地睡了几个时辰。

醒时天还未暗，攒了些许精神的叶黎试着冲开了穴道，轻轻侧头，瞅了



瞅坐在椅子上的北堂宇。

他上身笔直微侧，以肘抵桌，以二指撑额，长睫落下不动，薄唇紧抿，状似睡得深沉。

叶黎暗自冲他翻了一个大白眼，连睡觉的姿势都这么销魂，你累不累？

顺着系在脖间的天蚕丝，小心找到打结处，捏了捏北堂宇系的死扣，叶黎不禁一阵暗喜。这么简单的结，她闭着眼睛都能解开。

手指灵巧翻弄几下，脖间很快一松，天蚕丝滑落，叶黎嘴角漾出一个笑来。

观察了一下整间屋子的布局，若是逃跑的话，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撬开门上的锁，要么打开紧闭的窗。可是无论她做得多么小心，总归还是会弄出一点儿声响，对北堂宇这样一个内功、武功都顶顶高的人来说，这一点点的声响都能让他立即醒来。这样一来，再想逃掉怕是很难。

若是哪天带足了暗器迷药，她一定要找北堂宇“好好”大战一场。明着打不过，就不信阴着也不能。

叶黎轻手轻脚地翻下床来，蹑手蹑脚走到北堂宇身边。还是趁他熟睡直接劈晕他再逃跑比较靠谱！

可怜这时的叶黎还没弄明白一个真理：真正的高手，根本没有熟睡的时候。

举手成刃，叶黎瞄了瞄北堂宇露在衣服外面那块白皙结实的脖颈，再瞅瞅自己薄薄的小手掌。还是用花瓶好了，不然手会骨折。

举目四望，离她两三步远的靠窗的桌上有一个土瓷白底青花瓶。叶黎屏住呼吸，掂着脚移了过去，耗子都没她脚步轻。

将花瓶拿在手中掂了掂，这个重量，控制好力道的话，应该不至于把人砸死吧？

“你在做什么？”

一道慵懒中略带沙哑惺忪之感的男声在叶黎身后响起，惊得叶黎险些摔了手中的花瓶。

叶黎惊魂未定地转身，看到站在她身后好整以暇地打量着她的北堂宇，登时一口气哽在喉间，险些背过气儿去：“大哥你醒就醒了能不能不要吓人啊？”

“你若是没做什么亏心事，怎么会被吓到？”北堂宇望了望她手中的花瓶，好笑地说道，“你这是要偷人家的花瓶吗？”

“花瓶可不是用来偷的。”叶黎摩挲着花瓶，忽地冲北堂宇粲然一笑，“是用来摔的！”

话音未落，叶黎猛地举起手中的花瓶，铆足劲儿向北堂宇砸去。

北堂宇哪里会乖乖站在那里，他脚下稍一用力，已是退后几步远。另一只脚快速抬起，钩住即将落地的花瓶，然后向上卷起，将它重新踢回桌上。

叶黎趁这个空当，立即扑了上去。即使打不过他，也定要在他身上挠出几个血爪子出出她这几天的恶气。

都说世上两种动物不能惹，一是爹毛的猫，二是变成爹毛的猫的女人。

随着叶黎的不断进攻，北堂宇脸上的轻松表情越来越淡，取而代之的是惊异与认真，大概没想到油嘴滑舌的她居然有一身还不错的功夫。

不得不说，北堂宇不愧为武林盟主的儿子，一身功夫俊得很，攻守之间不见一丝狼狈。而叶黎也不甘示弱，虽然北堂宇手疾脚快、招式凌厉，但并未用尽全力，大概是考虑到她是女儿身而手下留情。而叶黎胜在很快看出北堂宇对她下不了狠手，且她的功夫学得杂，招式灵活多变，看不出哪门哪派，反而一时并没有落得下风。

就这样你来我往近一刻钟，叶黎大汗淋漓，两颊生红；北堂宇发梢濡湿，气喘吁吁。屋内椅翻桌倒，连床上的被子枕头也未能幸免，棉絮一半飘在空中，一半撒在地上。

但在这紧要关头，几根调皮的棉絮不偏不巧地钻进叶黎鼻间。而刚被北堂宇扯掉半只袖子、准备突袭他腰间的叶黎就这么不合时宜地打了一个惊天大喷嚏：“阿嚏——”

北堂宇一愣，叶黎气一泄，那只探向北堂宇腰间的手不受控制地将他的腰带扯了下来。

“你……”北堂宇错愕。

“我……”叶黎气短。

北堂宇最先反应过来，反手将仍傻在那里的叶黎的脸朝下向地上摁去，一把扯过她手中的腰带打算将她两手绑起来。

此时北堂宇竟被叶黎激得忘了自己还会点穴这一招，反而使用最原始粗暴的办法制伏她。

叶黎哪里会乖乖就范，压低腰身腿向后抬，从背后快速向北堂宇劈去。

北堂宇险险避开，手上一松，被叶黎挣脱开来。

借此空隙，叶黎快速从袖间取出一方绸袋，看也未看便直接向身后的北堂宇撒去。

那方绸袋还是白日里从北堂宇身上偷来的，叶黎也不知道里面装有什么东西。

北堂宇只顾去捉叶黎的手，不防她还有这一招，未能避开，一把细小的粉末扑面而来，钻进眼中，使得他本能地闭上了眼，磨砂感随即而起。

那是他用来追叶黎却没来得及用上的另一袋荧光粉。

“叶——黎！”北堂宇咬牙切齿。

叶黎凭这一契机，再次挣开北堂宇，向门口窜去。



只是还未到门口，却听得“嘶啦”一声，叶黎右肩顿时一凉。

原是迷了眼睛的北堂宇模模糊糊看到叶黎要逃，便伸手一抓。

凭借着两人的身高差距和北堂宇胳膊的长度，这一抓便抓到了叶黎的右肩膀处。叶黎向前猛蹿，北堂宇在后面使力，于是遭殃的便是叶黎肩膀上那片质量不算上乘的衣料。

之前背上被北堂宇扯掉一个大窟窿，袖子亦被他撕去半截儿，如今肩膀又少了一块，眼看这衣服都快兜不住了，粉绿色的小兜肚欲露不露，她这副模样还跑个毛啊？

“北堂宇，你浑蛋！”气急败坏的叶黎挥着拳头向北堂宇冲去。

北堂宇双眸泛红，看不甚清，只是看到叶黎张牙舞爪地扑过来，本能地用手挡开。

叶黎已经冲到她面前，他的手臂没能挡开她的拳头，却阴错阳差地挥到了她的脸上。幸而旁边是床，于是原本被愤怒冲乱头脑的叶黎就这么被北堂宇一掌拍到了床上。

而且是脸朝下背朝天的姿势。

不给叶黎反抗的机会，北堂宇立即屈膝压住她的腰身，按住她欲撑起的上半身，原本打算用来捆住她手的腰带落在床下来不及捡起，北堂宇顺手扯开她用来束发的发带，准备将她的手反绑起来。

长发一经散开，立即挡住了叶黎的视线。被压在床上几乎不能动弹的叶黎暴怒，却又无力挣扎，只能呼喊：“北堂宇，你太欺负人了！”

北堂宇仿若没听见，手上动作未停，转眼的工夫便将叶黎的双手绑了个结结实实。

“北堂宇，你弄疼我了，你到底是不是男……唔……”嘴里被塞进揉成团的腰带，沾了尘土的味道让叶黎恶心得直呜咽。

此时北堂宇也是累极，他仍屈膝压在叶黎身上，防止她逃跑。因没了腰带，他衣襟大开。此时他亦是满身大汗，索性将外衣脱了凉快。

怎知衣服刚脱一半，房门却在此时突然被人踢开。

于是当两个欲抬腿进来的人看到这一幕，当即住了身子，瞠目结舌。

“少……主！”

“少……主？”

时间在这一刻静止。

此番情景在叶黎和北堂宇眼中是这样的：她要逃，他屈膝压之；她拼命挣扎，他解发带绑之；她欲喊，他以腰带塞之……

但落在门口二人眼中的情景其实是这样的：他欲行禽兽之事，她挣扎反抗之；他强行撕衣，她衣不蔽体之；他霸王硬上弓，她哭喊之……